詩集傳附錄纂疏

詩卷第十

朱子集傳

新安後學　胡一桂　附錄纂疏

彤弓之什二之三

彤弓弨兮(尺昭反)受言藏之我有嘉賓中心貺之(叶虛王反)鍾鼓既設一朝饗之(叶虛良反)

賦也。彤弓，朱弓也。弨，弛貌。貺，與也。大飲賓曰饗。○此天子燕有功諸侯而錫以弓矢之樂歌也。東萊呂氏曰：受言藏之，言其重也。弓人所獻，藏之王府，以待有功，不敢輕與人也。中心貺之，言其誠也。中心實欲貺之，非由外也。一朝饗之，言其速也。以王府寶藏之弓，一朝舉以畀人，未嘗有遲留顧惜之意也。後世視府藏為己私分，至有以武庫兵賜弄臣者，則與受言藏之者異矣。賞賜非出於利誘，則迫於事勢，至有朝賜鐵券而暮屠戮者，則與中心貺之者異矣。屯膏吝賞，功臣解體，至有印刓而不忍予者，則與一朝饗之者異矣。【纂疏】孔氏曰彤亦也漆以藥籍露為弓赤黑形是赤旅為黑赤者周所尚故賜弓赤一黑十以赤為重耳王氏曰說文以弨弓反也弛弓弛而体反也嚴氏曰賜弓

不張𢖍氏曰饗者烹大牢以飲賓殽脀俎豆盛於食器周語曰
王饗有体薦宴有折俎公當饗卿當宴是礼盛也長樂劉氏曰
行饗賞必與神人共之故行饗礼於廟○彤弓弨兮受言載之我有
嘉賓中心喜之叶去声鐘鼓既設一朝右之音又叶于救反賦也
載猶抗之也。鄭樂鄭氏曰載謂載之車上疊山謝氏曰古人以
也右勸也。尊也右為尊為貴為親以左為卑為賤為疏左
傳曰天子所右寡君亦右之天子所左寡君亦左之。一說嚴
氏曰右與侑宥通助也左莊十八年王饗醴命之宥注以幣帛
助歡○彤弓弨兮受言櫜之古刀反叶古號反我有嘉賓中心
好之呼報反鐘鼓既設一朝醻之市由反叶大到反賦也櫜韜也好猶說也醻報也飲
酒之礼主人獻賓賓酢主人主人又酌自釋文曰櫜弓衣
飲而遂酌以飲賓謂之醻醻猶厚也勸也孔氏曰王肅云
醻報功也嚴氏曰鄭以醻為酬酢燕礼饗礼皆為訓共儉爵盈不
飲未必有醻酢也疊山謝氏曰飲酒之礼主人酌賓曰獻賓酌
主人曰酢一獻一酢報施足矣主人又酌賓謂之醻所以見其
意之厚也饗之未足而右之右之未足而醻之此亦中心喜好之

彤弓三章章六句

春秋傳甯武子曰諸侯敵王所愾而獻其功於是乎賜之彤弓一彤矢百玈弓矢千以覺報宴注曰愾恨怒也覺明也謂諸侯有四夷之功王賜之弓矢又為歌彤弓以明報功宴樂鄭氏曰凡諸侯賜弓矢然後得征伐東萊呂氏曰所謂專征者如四夷入邊臣子篡弒不容待報者其它則九伐之法乃大司馬所職非諸侯所專也若後世強臣拜表輒行者異矣陳氏曰春秋所載皆謂諸侯有功則王賜之彤弓以旌伐功而已未嘗謂所賜然後得專征也王制言賜弓矢然後征蓋言天子命諸侯征伐故賜弓矢以將王靈耳後得有專征之言乎鄭氏遂謂賜弓矢然後得專征伐由漢而下有無君之心者徼求弓矢之賜脅諸侯而肆其欲者紛然蓋康成啓之也

菁菁子丁反**者莪**五何反**在彼中阿既見君子樂**音洛**且有儀**叶五何反○興也菁菁盛貌莪蘿蒿也中阿阿中也大陵曰阿君子指賓客也○此亦燕飲賓客之詩言菁菁者莪則在彼中阿矣既見君子則我心喜樂而有禮儀矣或曰以菁菁者莪比君子容貌威儀之盛也下章放此陸氏曰莪蘿蒿生澤田漸洳之處葉似邪蒿而細科生三月中莖可生食又可蒸味頗似蔞蒿東萊呂氏曰長育人才之道涵泳多術矣而

莫先於禮儀。禮儀者，內外兼該，非心過行，无所從入。此人材所以成也。疊山謝氏曰：聖人之道，峻極于天，可謂大矣。欲觀其道，特在於禮儀。威儀之中，自見君子，而樂教育人才，惟可道之可樂。禮儀三百，威儀三千，皆為吾身之所有矣。○菁菁者莪，在彼中沚。（音止）既見君子，我心則喜。（沚，中沚也。喜，樂也。）

○菁菁者莪，在彼中陵。既見君子，錫我百朋。（陵，中陵也。）古者貨貝，五貝為朋。錫我百朋者，見之而喜，如得重貨之多也。〔諺解〕孔氏曰：漢食貨志，以為大貝、壯貝、么貝、小貝、不成貝為五。九也為朋者，謂小貝以上四貝各二貝為一朋，而不成者不為朋。鄭因經廣解之，言有五種之貝，其中以相二為朋。洙總五貝為一朋也。

○汎汎（芳劍反）楊舟，載沉載浮。既見君子，我心則休。汎，汎也。楊舟，楊木為舟也。載，則也。載沉載浮，猶言載清載濁、載馳載驅之類。以比未見君子而心不定也。休者，休休然言安定也。〔諺解〕疊山謝氏曰：書曰：作德心逸日休。又曰：其心休休然。我心則休者，其心休休然，歡樂而寄泰，又不止於喜樂也。

菁菁者莪四章章四句

六月棲棲音西戎車既飭音救四牡騤騤求龜反載是常服叶蒲北反玁狁孔熾尺志反我是用急叶音棘王于出征以匡王國叶于逼反○賦也六月建未之月也棲二猶皇二不安之貌戎車兵車也飭整也騤二強貌常服戎事之常服以韎韋為弁又以為衣而素裳白舄也玁狁即獫狁北狄也孔甚熾盛匡正也○成康既沒周室寖衰八世而厲王胡暴虐周人逐之出居于彘玁狁內侵逼近京邑王崩子宣王靖即位命尹吉甫帥師伐之有功而歸詩人作歌以敘其事如此司馬法冬夏不興師今乃六月而出師者以玁狁甚熾其事危急故不得已而王命於是出征以正王國也

嚴氏曰詩言四月維夏六月徂暑則為夏正可知鄭氏曰戎車有五周禮車僕掌戎路廣車闕車苹車輕車是也戎路王在軍所乘廣車橫陳之車闕車所用補闕之車苹車猶軒也所用對敵自隱蔽之車輕車所用馳敵致師之車也疊山謝氏曰戎車曰既飭則車甲器械上卒馬牛皆平時只備無一物不整齊矣四牡曰騤二則戰馬皆平時閑習無一馬不精強矣曰載是常服則車中常服皆平時製造無一衣一裳不經檢點今特載之車上而已矣一章曰戎車既飭四牡騤二二章曰比物四驪閑之維則三章曰四牡脩廣其大有顒五章曰戎車既安如輊如軒四牡既佶既佶且閑西北平原曠野茶目千里利於車戰故此詩以車馬為重

○比(毗志反)物四驪，閑之維則。維此六月，既成我服。(叶蒲北反)我服既成，于三十里。王于出征，以佐天子。(叶奬里反○賦也比物齊其力也凡大事祭祀朝覲會同毛馬而頒之凡軍事物馬而頒之毛馬齊其色物馬齊其力吉事尚文武事尚強也則法也服戎服也三十里一舍也古者吉行日五十里師行日三十里○既比其物而曰四驪則色又齊可以見馬之有餘矣閑習之而皆中法則又可以見教之有素矣於是此月之中即成我服既成我服即日引道不徐不疾尺舍而止又見其應變之速從事之敏而不失其常度也王命於此而出征欲其有以敵王所愾而佐天子耳)

○四牡脩廣，其大有顒。(玉容反)薄伐玁狁，以奏膚公。有嚴有翼，共(音恭)武之服。(叶蒲北反)共武之服，以定王國。(叶于逼反○賦也脩長廣大也顒大貌奏薦膚大公功嚴威嚴也翼敬也共與供同服事也言將帥皆嚴敬以共武事也)

[illegible](呂氏曰上三章言自治之備疊山謝氏曰薄伐者殺則伐之服則捨之不窮征遠討也爲將必嚴不嚴則軍心不齊爲帥必敬不敬則軍事不整故曰有嚴有翼)

○玁狁匪茹，(如豫反)整居焦穫。(音護)侵鎬(胡老反)及方，至于涇陽。

織(音志)文鳥章白旆央央(於良反)元戎十乘(繩證反)以先啓
行(叶戶郎反)○賦也茹度整齊也焦穫鎬方皆地名焦未詳所在穫郭璞以為瓠中則今在耀州三原縣也鎬劉向以為千
里之鎬則非鎬京之鎬矣亦未詳其所在也方疑即朔方也涇
陽涇水之北在豐鎬之西北言其深入為寇也織幟字同鳥章
鳥隼之章也白旆繼旐者也央央鮮明貌元大也戎戎車也軍
之前鋒也啓開行道也猶言發程也○言玁狁不自度量深入
為寇如此是以建此旌旗選鋒銳進聲其罪而王氏曰焦
致討焉直而壯律而臧有所不戰戰必勝矣穫周地將
玁狁若鄭氏曰鎬方皆北方地名孔氏曰鳥隼之章畫急疾之
鳥隼以為章也東萊呂氏曰日月為常交龍為旂之類皆織之
文也鳥章特其一耳曹氏曰白帛也白旆以絳帛為旆也以
續旐末為燕尾戰則旆之王氏曰軍前曰啓後曰殿元戎十乘
以先軍行之前者所謂選鋒也兵法兵无選鋒曰北疊山謝氏
曰兵法所謂選二之陣正二之根也元戎十乘以先啓行其
車可以摧鋒破陣此傳所謂先人有奪人之心也○戎車既安(叶於連反)如輊(竹二反)
軒四牡既佶(其乙反)既佶且閑(叶胡田反)薄伐玁狁至于大
原(音泰)文武吉甫萬邦為憲(叶許言反)○賦也輊車之覆而前也軒車之卻而後也凡車從

後視之如輊自前視之如軒然後適調也佶壯健貌大原地名
亦曰大鹵今在大原府陽曲縣至于大原言逐出之而已不窮
追也先王治戎狄之法如此吉甫尹吉甫此時大將也憲法也
非文無以附衆非武無以威敵能文能武則萬邦以之為法矣
〔詩記〕東萊呂氏曰漢書馬援傳云居前不能令人輊居後不能
令人軒注言為人無所輕重也〇疊山謝氏曰戎車既安矣
必曰如輊如軒制變工巧則利於戰鬪也四牡既強矣必曰既
佶且閑教訓習熟則爾於馳驅也文武吉甫萬邦為憲漢唐而
下將帥介胄分為兩塗焉儒流武夫各持一說不知三代將帥必
文武全才不可以為萬邦之法則者也〇[illegible]王氏曰集傳云大
原今大原府陽曲縣切詳焦穫涇陽在鎬京西北而大原陽曲
乃在河東玁狁犯鎬京西北之地王師乃東行渡河與敵人兩
不相值何緣可以驅之出境從深所未諭

〇吉甫燕喜既多受祉來歸自鎬我行永久叶舉里反飲於鴆反御諸友叶羽已反炰白交反鼈膾鯉侯誰在矣張仲孝友叶羽已反〇賦也祉福御進侯維也張仲吉甫之友也善父母曰孝善兄
弟曰友〇此言吉甫燕飲喜樂多受福祉蓋以其歸自鎬而行
永久也是以飲酒進饌於朋友而孝友之張仲在焉言其所與
燕者之賢所以賢吉甫而善是燕也〔詩記〕鄭氏曰吉甫燕喜既多受祉天子以燕禮樂之又多蒙賞賜也濮氏曰鼈黿屬

狁叶與忠爲韻焦穫烈皆火燃之名膾細切肉也語膾不厭細疊山謝氏曰孔明出師之際必擇良臣與純貞亮死節之臣以輔其君頤其君咨諏善道察納雅言且曰討賊不效則治臣之罪以告先帝之靈責攸之禕允等以彰其慢吉甫用功成而歸宣王安得不飲御諸友乎宣王安得不歸功於張仲孝友乎

六月六章章八句

纂疏 鄭譜曰小雅六月之役皆謂之變雅釋文從六月至無羊十四篇是宣王之變小雅

薄言采芑（音起）于彼新田于此菑（側其反）畝（叶滿彼反）方叔涖止（音利）其車三千師干之試（叶詩止反下同）方叔率止乘其四騏四騏翼翼路車有奭（許力反）簟茀（音弗）魚服（叶蒲北反）鉤膺鞗（音條）革（叶訖力反）○賦也芑苦菜也青白色摘其葉有白汁出肥可生食亦可蒸爲茹即今苦蕒菜宜馬食軍行采之人馬皆可食也田一歲曰菑二歲曰新田三歲曰畬方叔宣王卿士受命爲將者也涖臨也其車三千法當用三十萬衆蓋兵車一乘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又二十五人將重車在後凡百人也然此亦極其盛而言未必實有此數也師衆干扞

也試肄習也言衆且練也率總率之也翼翼壯健貌路車戎路也奭赤貌簟茀以方文竹簟為車蔽也鉤膺馬婁頷有鉤而在膺有樊有纓也樊馬大帶纓鞅也傳曰見莫蕭篇○宣王之時蠻荊背叛王命方叔南征軍行采芑而食故賦其事以起興曰薄言采芑則于彼新田于此菑畝矣方叔涖止則其車三千師干之試矣又遂言其車馬之美以見軍容之盛也宣王南征蠻荊想不甚費力不曾大段戰鬪故只盛稱其軍容之盛而已時孔氏曰莫能以尊莫撥其草木為和也田舒緩也○長樂劉氏曰千楯言楯則戈矛弧矢在其中鄭氏曰路車金路也奭赤飾鄭氏曰魚服矢服孔氏曰車上所有魚皮為矢服又曰巾車五路惟金路有鉤以金為之馬頷之飾也在馬膺之飾惟有樊纓故引樊纓以解膺○一說王氏曰分雅芑在白洐郊野以為白粱粟毛氏以豈水有芑以為草維葉維芑以為穀薄言采芑以為菜王氏以為皆穀於曰采之田畝為穀明矣但穀不當曰言采先儒疑之然按五穀稷粟菽麥禾詩采菽采菽又曰中原有菽庶民采之菽可言采芑何為而不可言采哉○

薄言采芑于彼新田于此中鄉方叔涖止其車三千旂旐央央方叔率止約軧祈支反錯衡叶戶郎反八鸞瑲瑲七羊反服其命服朱芾音弗斯皇有瑲葱珩○音衡叶戶郎反○興也中鄉民

居其田尤[illegible]約束軝轂也以皮纏束兵車之轂而朱之也錯文也鈴在鑣曰鸞馬口兩旁各一四馬故八也瑲瑲聲也命服天子所命之服也朱芾黄朱之芾也皇猶煌煌也瑲玉聲鄭蔥蒼色如蔥者也珩佩首橫玉也禮三命赤芾蔥珩氏曰交龍爲旂龜蛇爲旐董氏曰旂諸侯所建諸民之旗析爲上旐爲下曹氏曰命服非常服金路非戎車和鸞非戎馬所以然若方叔于此其猶婦之起將戰不帶鉀諸葛武侯臨陣不視戎服羊祜輕裘緩帶而盛著威名杜預身不跨馬自能制勝故詩人詠其車服之美而已◎

鴥惟必反彼飛隼息允反其飛戾天亦集爰止方叔涖止其車三千師干之試方叔率止鉦人音征伐鼓陳師鞠居六反旅顯允方叔伐鼓淵淵叶於巾反振旅闐闐徒顛反叶徒隣反○興也隼鷂屬急疾之鳥也戾至爰於也鉦鐃也鐲也伐擊也鉦以靜之鼓以動之鉦鼓各有人而言鉦人伐鼓互文也鞠告也二千五百人爲師五百人爲旅此言將戰陳其師旅而誓告之也陳師告旅亦互文耳淵淵鼓聲平和不暴怒也謂戰時進士衆也振止振旅衆言戰能而止其衆以入也春秋傳曰出曰治兵入曰振旅是也闐闐亦鼓聲也或曰盛貌程子曰振旅亦以鼓行金止○言隼飛戾天而亦集於所止以興師衆之盛而進退有節如下文所云也

〔叅疏〕鄭氏曰周禮鼓人以金錞和鼓以金鐲節鼓以金鐃止鼓
以金鐸通鼓則无鉦名則鐲鐃鐸通謂之鉦而鉦即止
聞矣用於鼓故詩之言云然孔氏曰說文鉦鐃也似鈴柄中上
下通又云鐲鉦也鐃則鐃鐲俱得名鉦故鼓人注云鐲鉦也
形如小鍾鐲以小鍾鐃以鈴是有大小之異耳嚴氏曰方
誓師伐鼓以作所言振旅嚴肅更望風畏服不待戰也〇蠢
尺允反爾蠻荊大邦為讎方叔元老克壯其猶方叔率
止執訊音信獲醜叶尺由反戎車嘽嘽吐丹反嘽嘽焞焞吐雷反
如霆如雷顯允方叔征伐玁狁蠻荊來威叶音隈〇〔賦〕也蠢者
動而无知之貌蠻荊荊州之蠻也大邦猶言中国也元大猶謀
也言方叔雖老而謀則壯也嘽嘽衆也焞焞盛也霆疾雷也方
叔蓋嘗與於北伐之功者是以〔叅疏〕王氏曰執訊獲醜見出車
蠻荊聞其名而皆來畏服也前三章詳序其治兵末章
美其成功出戰之事略而不言盍以宿將董大衆荊人自服不
俟戰而後服也濮氏曰細誦此二詩乃知宣王北伐南征未見
其有赫赫功烈之可稱此其所以不編之大雅而亦无美與刺
歟疊山謝氏曰顯允方叔若先王用人多取其顯允顯則其心
明白洞達允則其心忠信誠慤上
不欺君下不欺心无一毫可疑

采芑四章章十二句

我車既攻，我馬既同。四牡龐龐（鹿同反），駕言徂東。

賦也。攻，堅也。同，齊也。傳曰：宗廟齊豪，尚純也；戎事齊力，尚強也；田獵齊足，尚疾也。龐龐，充實也。東，東都洛邑也。○周公相成王營洛邑為東都，以朝諸侯。周室既衰，久廢其禮。至于宣王，內脩政事，外攘夷狄，復文武之竟土，脩車馬，備器械，復會諸侯於東都，因田獵而選車徒焉。故詩人作此以美之。首章汎言將往東都也。

【附錄】時舉說車攻吉日二詩。先生曰：好田獵之事，古人亦多刺之。然宣王之田，乃是因此見得其車馬之盛，紀律之嚴，所以為中興之勢者在此。其所謂田，異乎尋常之田矣。

【纂疏】濮氏曰：序云復古，而詳者以復竟土、復會諸侯實之。今能外攘夷狄，可以見政事之脩舉，不知前王廢墜者今果能盡復矣乎？然則但會諸侯以田獵，便謂之復古可乎？復文武竟土者，大雅召虎平淮夷之一役。今不修車馬，備器械，復會諸侯於東都，因田以講武，乃是後來事，不可便以為內修政事只此一端也。春秋書成周宣榭火，則實宣王講武東都之遺迹。

○田車既好（叶許厚反），四牡孔阜（符有反）。東有甫草（叶此苟反），駕言行狩（叶始九反）。

○賦也。田車，田獵之車。好，善也。阜，盛大也。甫草，甫田也。後為鄭地，今開封府中牟縣西圃田澤是也。宣王之時

未有獸因圃田爲東都畿內故往田○愚按集傳本鄭箋以甫
也○此章指言將往狩于圃田也草爲圃田之草甫音補
毛詩甫如字訓大也并棄其說于後甫大也田者大芟草以爲
防或舍其中褐纏旃以爲門裘纏質以爲槸間容握驅而入
擊則不得入左者之左右者之右然後焚而射焉天子發然後
諸侯發諸侯發然後大夫士發天子發抗大綏諸侯發抗小綏獻禽於其
下故戰不出頃田不出防不逐奔走古之道也孔疏云設防立
門以纖毛褐布纏通帛旃之竿以爲門兩旁門兩開並爲二門
用四旃四褐以裘纏椹質爲門中閑〻車軌之裏而約車輪
皆也門之廣狹以軸頭去旃竿〻間各容一握〻人四指爲四
寸是門廣狹於軸八寸也馳走門入不得徐也軸頭擊着門旁旃
竿則不得入所以罰不工也以天子六軍分爲左右〻各任一
方爲左者之左門爲右者之右門不得越離部伍教戰畢士卒
出門乃驅禽於防焚草而射之〻辭綏爲表因獻於下也戰場有
須教戰者習不出界設備參考○

之子于苗毛叶背選徒囂囂五刀反建旐

設旄搏音博獸于敖圃也之子有司也苗狩獵之通名也選數也囂〻聲衆盛也數車徒者其聲囂
囂則車徒之衆可知冐東行不譁而惟數者有聲又見其
靜治也敖近滎陽地名也○此章言至東都而選徒以獵也
毛氏曰夏獵曰苗孔氏曰時宣王爲夏苗旐旄見出車東萊呂
氏曰敖山名昔師救鄭在敖鄗之閒士季設七覆于敖前則山

下平聲可也亦聲看會可說伏宣王往東都以會諸侯為主因田獵以選車徒而二章三章言田獵者有同先為戒具以待會同畢而田獵也又曰所謂東有甫草則敖地也

○**駕彼四牡四牡奕奕赤芾金舄會同有繹**賦也奕奕連絡布散之貌赤芾諸侯之服金舄赤舄而加金飾亦諸侯之服也時見曰會殷見曰同繹陳列聯屬之貌也○此章言諸侯來會朝於東都也

附錄王氏曰諸侯人君宜朱芾而赤芾者會同故也蓋其臣無則朱芾君道也故方叔受其命服則朱芾會同於王則赤芾臣道也孔氏曰屨人注舄有三等赤舄為上冕服之舄下有白舄黑舄此金舄即赤舄也箋云赤舄則尊莫是過故云達屨言赤舄是屨之最上達者此舄也而曰屨〻舄通名又曰時見無常期殷眾也

○**決拾既佽**音次與柴叶**弓矢既調**讀如同與同叶**射夫既同助我舉柴**子智反○賦也決以象骨為之著於右手大指所以鉤弦開體拾以皮為之著於左臂以遂弦故亦名遂佽比也調謂弓強弱與矢輕重相得也射夫蓋諸侯來會者同協也柴說文作掌謂積禽也使諸侯之人助而舉之言獲多也○此章言既會同而田獵也

附錄嚴氏曰決即衛芄蘭所謂佩韘也疊山謝氏曰弓既上弦必審視之端正則可用然有偏斜必加橋揉此弓之調也矢之輕重必視弓力之強弱弓強而矢輕則不中弓弱而矢重亦不中此矢之

調也○四黃既駕兩驂不猗於寄於綺二反不失其馳叶徒臥反舍音捨矢如破彼寄普過二反○賦也猗偏倚不正也馳驅馳之法也舍矢如破巧而力也蘇氏曰不善射御者詭遇則獲不然不能也今御者不失其馳驅之法而射者舍矢如破則可謂善射御矣○此章言田獵而見其射御之善也

纂疏王氏曰杜言力之強四黃言色之純兩驂不猗言御能正其馬不失其馳言車行節而有法舍矢如破言矢行巧而力也又曰四馬內有兩服外有兩驂

○蕭蕭馬鳴悠悠旆旌徒御不驚大庖蒲交反不盈賦也蕭〻悠〻皆閑暇之貌徒步卒也御車御也驚如漢書夜軍中驚之驚不驚言比卒事不諠譁也大庖君庖也不盈言取之有度不極欲也蓋古者田獵獲禽面傷不獻踐毛不獻不成禽不獻擇取三等自左膘而射之達于右腢為上殺以為乾豆奉宗廟達右耳本者次之以為賓客射左髀達于右䯚為下殺以充君庖每禽取三十焉每等得十其餘以與士大夫習射於澤宮中者取之是以獲雖多而君庖不盈也張子曰饌雖多而无餘者均及於衆而有法耳凡事有法則何患乎不均也舊說不驚〻也不盈〻也亦通○此章言其終事嚴而頒禽均也

纂疏釋文曰膘音縹脅後髀前肉也腢音偶肩前也射中心死疾鮮絜也孔氏曰次之者以其遠心死稍遲肉已微惡[illegible]也右腢右骨

腢下殺以其中脅死最遲肉又益惡不面傷謂當面射之翦毛謂在傍而逆射之不獻嫌誅降之義不成禽不獻惡害幼小○

之子于征有聞(音問)無聲允矣君子展也大成

賦也允信展誠也聞師之行而不聞其聲言至肅也信矣其君子也誠哉其大成也○此章總敘其事之始終而深美之也

車攻八章章四句(以五章以下考之恐當作四章章八句)

吉日維戊(叶莫吼反)既伯既禱(叶丁口反)田車既好(叶許口反)四牡孔阜(叶扶有反)升彼大阜從其群醜

賦也戊剛日也伯馬祖也謂天駟房星之神也醜衆也謂禽獸之羣衆也○此亦宣王之詩言田獵將用馬力故以吉日祭馬祖而禱之既祭而車牢馬健於是可以歷險而從禽也以下章推之是日也其戊辰歟孔氏曰夏官校人春祭馬祖注馬祖天駟鄭謂之伯伯者長也常祭在春將用馬力則又備禮禱之又曰大阜大陵阜也

○吉日庚午既差我馬(叶滿補反)獸之所同麀(音憂)鹿麌麌(愚甫反)漆沮(七徐反)之從天子之所

賦也庚午亦剛日也差擇齊其足也同聚也鹿牝曰麀麌麌衆多也漆沮水名在西都畿內涇渭之北所謂洛水今自延州入鄜坊至

同州入河也○戊辰之日既禱遂擇其馬而乘之視獸之所聚麀鹿最多之處而從之惟漆沮之旁為盛宜為天子田獵之所也○瞻彼中原其祁孔有叶羽已反儦儦表驕反俟俟叶于紀反或群或友叶羽已反悉率左右叶羽已反以燕天子叶奬礼反○賦也中原〻中也祁大也趨則儦〻行則俟〻獸三曰群二曰友燕樂也○言從王者視彼禽獸之多於是率其同事之人各共其事以樂天子也○既張我弓既挾子洽反我矢發彼小豝音巴殪於計反此大兕徐履反以御賓客且以酌醴賦也發〻矢也豕牝曰豝壹矢而死曰殪兕野牛也言能中微而制大也御進也醴酒名周官五齊二曰醴齊注曰醴成而汁滓相將如今甜酒也○言射而獲禽以為俎實進於賓客而酌醴也曹氏曰醴不可專飲天子之於群臣不待設醴而已此言酌醴者左傳天子饗諸侯每云饗醴命之宥是享有醴者天子飲酒之礼也故舉醴言之杜預云先置醴酒示不忘古也疊山謝氏曰田而得禽天子不以自奉故大為不私命有司以進賓客須諸侯及群臣此命有司且以酌醴燕諸侯及群臣也先王躰群臣懷諸侯常有恩惠其用心公溥而均齊常以一人養天下不以天下奉一人也

吉日四章章六句　東萊呂氏曰車攻吉日所以為復古者何也蓋蒐狩之禮可以見王賦之復焉可以見軍實之盛焉可以見師律之嚴焉可以見上下之情焉可以見綜理之周焉欲明文武之功業者此亦足以觀矣

鴻鴈于飛肅肅其羽之子于征劬其俱反勞于野叶上與反爰及矜棘冰反人哀此鰥寡叶果五反○興也大曰鴻小曰鴈肅肅羽聲也之子流民自相謂也征行劬勞病苦也矜憐也老而無妻曰鰥老而無夫曰寡○舊說周室中衰萬民離散而宣王能勞來還定安集之故流民喜之而作此詩追敘其始而言曰鴻鴈于飛則肅肅其羽矣之子于征則劬勞于野矣且其劬勞者皆鰥寡可哀憐之人也然今亦未有以見其為宣王之詩後三篇放此○孔氏曰鴻鴈俱是水鳥其形鴻大而鴈小春則避暑而北秋則避寒而南曹氏曰喻小大皆離散

鴻鴈于飛集于中澤叶徒洛反之子于垣音袁百堵丁古反皆作叶即各反雖則劬勞其究安宅叶達各反○興也中澤澤中也一丈為板五板為堵究終也○流民自言鴻鴈集于中澤以興己之得其所止而築室以居今雖勞苦而終獲

安定地 附錄 曹氏曰鴻鴈下連蹄不能握木故易以鴻漸于木為失所不安之象書以彭蠡既豬陽鳥攸居為得其所

孔氏曰版廣二尺故周禮說一堵之牆長丈高一丈王氏曰垣牆也

○鴻鴈于飛哀鳴嗸嗸五刀反維此哲人謂我劬勞維彼愚人謂我宣驕叶音高○

出也流民以鴻鴈哀鳴自比而作此歌也哲知宣示也知者聞我歌知其出於劬勞不知者謂我閑暇而宣驕也韓詩云勞者歌其事魏風亦云我歌且謠不知我者謂我士也驕大抵歌多出於勞苦而不知者常以為驕也

○愚按此詩諸家皆本序說指之子為使臣然三章劬勞之義一章指使臣二章指民三章或指使臣或指民皆未的當朱子集傳以之子為流民自相謂而劬勞皆就民說但或謂不見勞來安集之意愚謂一章有取於鴻鴈羽翮之勞至言矣及矜人哀此鰥寡誰及之誰哀之寶由於上之人矣二章有取於鴻鴈澤中之集而曰其究安宅以流民所止非其本土使何為築室久安之計誰實使之亦出於在上之人矣三章有取於鴻鴈之哀嗸以離散之餘猶有定居而生理未復故不能不哀嗸赴訴勞瘁若哲人則以我為劬勞愚人則以我為宣驕然赴訴之於誰亦訴之於在上之人耳請得以集傳之意而發明之

鴻鴈三章章六句

夜如何其（音基）夜未央庭燎之光君子至止鸞聲將將（七羊反）○賦也其語詞央中也庭燎大燭也諸侯將朝則司烜以物百枚并而束之設於門內也君子諸侯也將將鸞鑣聲○王將起視朝不安於寢而問夜之早晚曰夜如何哉夜雖未央而庭燎光矣朝者至而聞其鸞聲矣

孔氏曰庭燎者樹之於庭燎之光明司烜云邦之大事供墳燭庭燎樹於門外曰大燭門內曰庭燎郊特牲曰庭燎之百由齊桓公始也注僭天子也庭燎之差公五十侯伯子男皆三十是天子庭燎用百古制未得而聞要以物百枚并而纏束之今則用松葦竹灌以脂膏也

○夜如何其夜未艾（音乂又如字）庭燎晣晣（之世反与艾叶）君子至止鸞聲噦噦（呼會反）○賦也艾盡也晣晣小明也噦噦近而聞其徐行聲有節也○

夜如何其夜鄉（許亮反）晨庭燎有煇（許云反）君子至止言觀其旂（叶渠斤反）○賦也鄉晨近曉也煇火氣也天欲明而見其煙火相雜也既至而觀其旂則辨色矣

說詩至庭燎有煇先生曰煇火氣也天欲明而見其煙火相雜此是吳才老之說〻〻此一字有功也（時舉）

東萊呂氏曰宣王將朝而發問其志雖勤然未能安定凝止猶然有意事之心焉則其所以不能常也嚴氏曰所謂因以箴之

者如有常德以立武事以為戒謂美其武功之方盛因戒其後不可黷武庭燎以美其勤政而箴其勤之太過耳過則不可常而其終之怠勢所必至此詩乃繇意求治之初其後晏起至須姜后脫簪乃未守怠政之事也濮氏曰合二雅而觀此詩必与常武相先後常武因以為戒蓋自是無復有大雅之詩此因以啟之自是箴而規々而誨々而刺々疾哀失之辭以漸而形序之書必有所傳使皆若此可無負於詩也

庭燎三章章五句

沔綿善反彼流水朝直遥反宗于海叶虎洧反鴥惟必反彼飛隼息允反載飛載止嗟我兄弟邦人諸友叶羽軌反莫肯念亂誰無父母叶滿洧反○興也沔水流滿也諸侯春見天子曰朝夏見曰宗○此憂亂之詩言流水猶朝宗于海飛隼猶或有所止而我之兄弟諸友乃无肯念乱者誰獨无父母乎乱則憂或及之是豈可以不念哉濮氏曰一身之遇乱未足惜父母之遇乱斯可憂誰無父母不為一身謀獨不為父母謀乎為父母謀則當念乱則必思所以救乱也

○沔彼流水其流湯湯失羊反鴥彼飛隼載飛

載揚念彼不蹟非亦反載起載行叶戶郎反心之憂矣不可弭忘興也湯湯波流盛貌不蹟不循道也載起載行言憂念之深不遑寧處也則比也水盛隼揚以興憂念之不能忘也

釋文曰蹟亦作跡足跡也○愚謂載飛載揚飛隼之無所止也載起載行不蹟之無常也下文心之憂矣不可弭忘大旨以說憂愛深切之意所以憂之者亦以其我友載行如隼之飛揚耳

○鴥彼飛隼率彼中陵民之訛言寧莫之懲我友敬矣讒言其興興也率循訛偽懲止也○隼之高飛猶、彼中陵而民之訛言乃無懲止之者然我之友誠能敬以自持矣則讒言何自而興乎始憂於人而卒反諸己也

沔水三章二章章八句一章六句疑當作二章章八句卒章脫前兩句耳○愚按諸家多本序說謂規宣王聽讒而諸侯攜貳愚竊疑于下李氏曰當時諸侯有朝有不朝者指第一節也二章言念彼不蹟則是不朝也三章言率彼中陵則是朝日也求萊門嘗諸侯向背未定之際有修守之侯受如中陵之隼者大抵豈易得民之訛言乃欲誣汙之可不懲治以保持之乎若

不懲之則諸侯皆不□、各相語曰我友其敬戒矣讒言其將興矣雖為諸侯相語之辭實規宣王當屏絕讒慝使忠順者有安意肆意而無所懼也讒人在乃諸侯疑畏之本故於卒章明言之

鶴鳴于九皐聲聞（音問）于野（叶上與反）魚潛在淵或在于渚樂彼之園爰有樹檀（徒丹反叶徒沿反下同）其下維蘀（音託）它山之石可以為錯（七落反）○比也鶴鳥名長頸竦身高腳頂赤身白頸尾黑其鳴高亮聞八九里皐澤中水溢出所為坎從外數至九喻深遠也蘀落也錯礪石也○此詩之作不可知其所由然必陳善納誨之詞也蓋鶴鳴于九皐而聲聞于野言誠之不可揜也魚潛在淵而或在于渚言理之無定在也園有樹檀而其下維蘀言愛當知其惡也他山之石而可以為錯言憎當知其善也由是四者引而伸之觸類而長之天下之理其庶幾乎

鶴鳴做得巧更含蓄意思全不發露

補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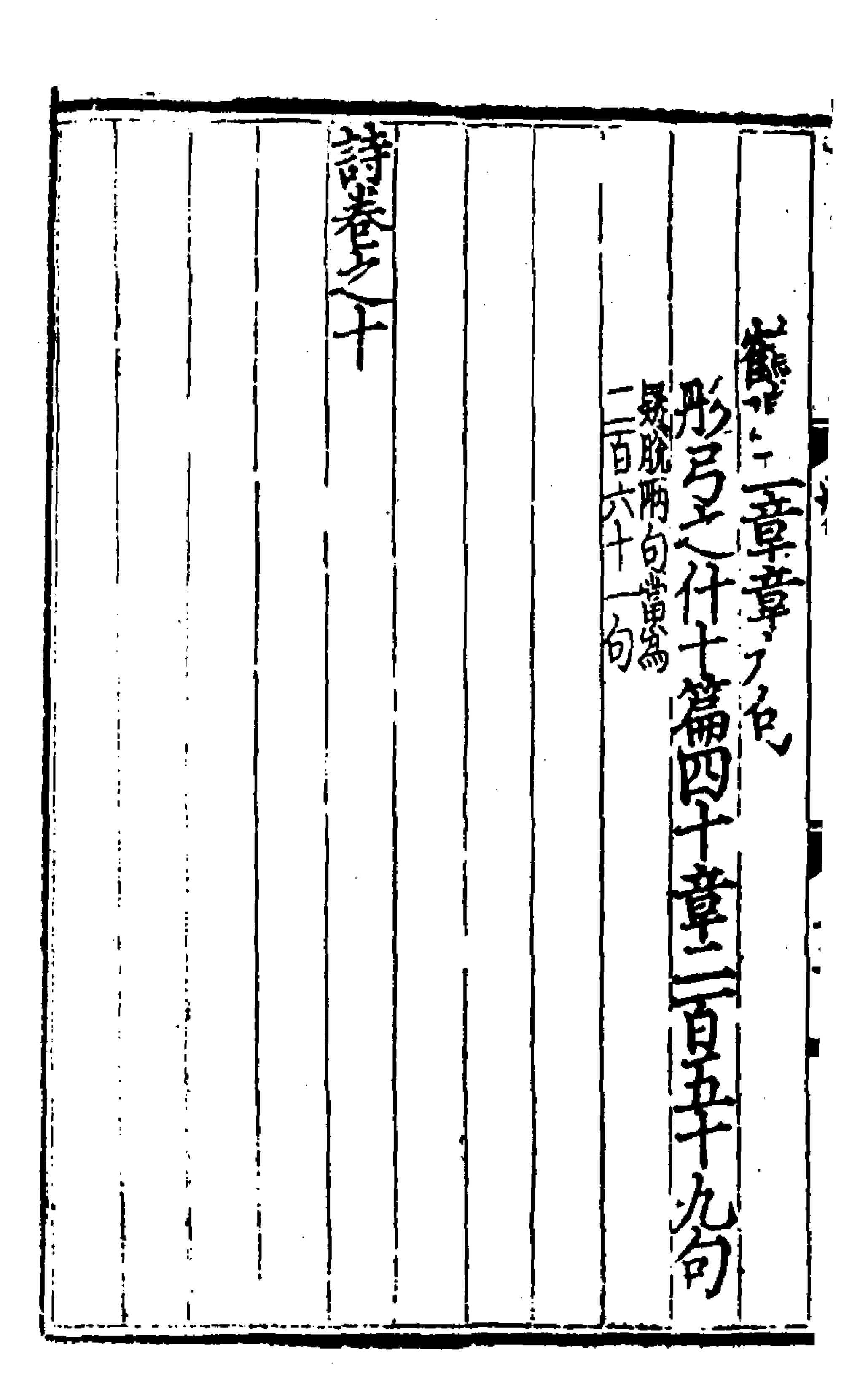
毛氏曰皐澤也濮氏曰澤曲曰皐報詞注嚴氏曰渚小訓呂氏曰蘀落葉纖雜濮氏曰詩言鶴鳴于皐其声下聞于野上聞于天以比言有善惡而無遠近以見言之不可不謹此魚潛淵水之下而知其或在于渚或在于淵以此行有顯晦而無淺深以見行之不可不謹也以彼之園以其有樹檀之美而不知其下有不材之木以比愛而忘其惡喜而忽其怒信

溺愛者不可不明也它山之石以其有瑕疵之惡而不知其中有礛碼可以為攻玉之錯以此憎而忘其善惡而昧其美信偏惡者不可不審也

○鶴鳴于九臯聲聞于天（叶鐵因反）魚在于渚或潛在淵（叶一均反）樂彼之園爰有樹檀其下維穀它山之石可以攻玉

出也穀一名楮惡木也攻錯也○程子曰玉之溫潤天下之至美也石之麤厲天下之至惡也然兩玉相磨不可以成器以石磨之然後玉之為器得以成焉猶君子之與小人處也橫逆侵加然後脩省畏避動心忍性增益預防而義理生焉道德成焉吾聞諸邵子云

孔氏曰陸氏云幽州人謂之穀桑荊揚交廣謂之穀中州人謂之楮殷中宗時桑穀共生是也今江南人績其皮以為布又擣以為紙謂之穀皮紙李氏曰漢王符云攻玉以石洗金以鹽濯以魚浣布以灰夫物固有以賤理貴人以醜化好者矣智者棄短取長以致其功疊山謝氏曰它山之石可以為錯可以攻玉只此兩句斷章取義亦有一說君子如玉小人如石它山者邪類與善類非同氣猶玉石不同一山也它山之石為錯而攻玉乃所以成玉之精粹也是猶小人誣君子以有過乃所以儆君子而進於無過之地也小人謗君子之無德乃所以儆君子而進於盛德之域也小人欺君子之無才乃所以儆君子而進為全才之人也



鶴鳴二章章九句

彤弓之什十篇四十章二百五十九句

疑脫兩句當爲二百六十一句

詩卷之十

詩卷第十一

朱子集傳

新安後學胡一桂附錄纂疏

祈父之什二之四

祈(勤衣反)父(音甫)予王之爪牙(叶五胡反)胡轉予于恤靡所止居(賦也祈父司馬也職掌封圻之兵甲故以為號酒誥曰圻父薄違是也予六軍之士也或曰司右虎賁之屬也爪牙鳥獸所用以為威者也恤憂也○軍士怨於久役故呼祈父而告之曰予乃王之爪牙汝何轉我於憂恤之地使我無所止居乎)

(疏)孔氏曰古者祈圻畿同字得通用故此作祈尚書作圻毛氏曰宣王之末司馬職廢羌戎為敗孔氏曰常武美宣王命程伯休父為大司馬此詩所刺者蓋休父卒後能人代之周語云宣王三十九年戰於千畝王師敗績於姜氏之戎鄭氏曰此責司馬之辭也六軍之士出自六鄉法不取於王之爪牙之士董氏曰司馬之屬有司右虎賁旅賁皆奉事王之左右者也故司右曰凡國之勇力之士能用五兵者屬焉虎賁曰掌先後王而趨以卒伍旅賁曰戈盾夾王車此所謂爪牙者也

○祈父予王之爪士胡轉予于恤靡所底之履反止

賦也爪士爪牙之士也底至也○祈父亶不聰胡轉予于恤有母之尸饔

賦也亶誠尸主也饔熟食也言不得奉養而使母反主勞苦之事也○東萊呂氏曰越勾踐伐吳有父母耆老而无昆弟者皆遣歸魏公子无忌救趙亦令獨子无兄弟者歸養則古者有親老而無兄弟其當免征役必有成法故責司馬之不聰其意謂此法人皆聞之汝獨不聞乎乃驅吾從戎使吾親不免薪水之勞也責司馬者不敢斥王也

祈父三章章四句

序以為刺宣王之詩說者又以為宣王三十九年戰于千畝王師敗績于姜氏之戎故軍士怨而作此詩東萊呂氏曰太子晉諫靈王之詞曰自我先王厲宣幽平而貪天禍至于今未弭宣王中興之主也至與幽厲並數之其詞雖過觀是詩所刺則子晉之言豈無所自歟但今考之詩文未有見其以為宣王耳下篇放此○東萊呂氏曰讀是詩者見宣王變古制者二焉前兩章刺其以宿衛之士從征役末章見其有親老而無他兄弟者當免征役而驅之也

皎皎古了反白駒食我場苗縶陟立反之維之以永今朝

所謂伊人，於焉逍遙。賦也。皎皎，潔白也。駒，馬之未壯者，謂賢者所乘也。場，圃也。縶，絆其足。維，繫其靷也。永，久也。伊人，指賢者也。逍遙，遊息也。○為此詩者，以賢者之去不可留也，故託以其所乘之駒食我場苗而縶維之，庶幾以永今朝，使其人得以於此逍遙而不去，若後人留客而投其轄於井中也。孔氏曰：苗，宜云圃，而言場者，以場圃同地耳。言食苗食藿，則夏時矣。苗見七月。○

皎皎白駒，食我場藿。叶火郭反。縶之維之，以永今夕。叶祥龠反。所謂伊人，於焉嘉客。叶克各反。○賦也。藿，猶苗也。夕，猶朝也。嘉客，猶逍遙也。嚴氏曰：藿，豆葉，用以作羹，見小雅。疊山謝氏曰：賢者高蹈遠引，吾知其不可留矣，猶欲縶維其白駒以強留之，雖一朝一夕，亦滿吾心好德之彝性。尊賢之良心，在人自不能泯沒也。所謂伊人，何人也？宜坐于廟堂，與上共天位、治天職者也。今乃於此地而為嘉客乎？既幸其人之為此來，必意其人之為我留，又深惜其人之不遇，而痛恨其時之不明也。○

皎皎白駒，賁彼義反，又音奔。然來思。叶云俱反。爾公爾侯，叶洪孤反。逸豫無期。慎爾優游，叶汪胡反。勉爾遁思。叶新齎反。○賦也。賁然，光采之貌也。或以為來之疾也。思，語詞也。爾，指乘駒之賢人也。慎，勿過也。勉，毋決也。遁思，猶言去意也。○言此乘白駒者，若其肯

來則以爾為公以爾為侯逸樂無期矣猶言橫來大者王小者侯也豈可以過於優游決於遁思而終不我顧哉蓋愛之切而不知好爵之不足縻留之苦而不恤其志之不得遂也○疊山謝氏曰賁者華采也賢人所過之地山川草木自有精采蓬戶篳門皆有輝華光于朝堂豈不足為邦家之光爾公爾侯爾不為王留行方且逸豫而無期吾未知賢者之去就所關繫甚重也君之有賢臣如人之有元氣賢人去則國脈絕元氣喪則壽命危夏書終於汝鳩汝方商書終於微子賢者去則宗社隨之此詩人之所憂也

○皎皎白駒在彼空谷生芻一束芻楚俱反其人如玉毋金玉爾音而有遐心賦也賢者必去而不可留矣於是歎其乘白駒入空谷束生芻以秣之而其人之德美如玉也蓋已邈乎其不可親矣然猶冀其相聞而無絕也故語之曰毋貴重爾之音聲而有遠我之心也

白駒四章章六句

黃鳥黃鳥無集于穀無啄陟角反我粟此邦之人不我肯穀言旋言歸復我邦族比也穀木名穀善旋回復反也○民適異國不得其所故作此

詩託爲呼其黃鳥而告之曰爾無集于穀而啄我之粟苟此邦之人不以善道相與則我亦不久於此而將歸矣（纂疏）穀則鶻鳴

〇黃鳥黃鳥無集于桑無啄我粱此邦之人不可與明（叶謨郎反）言旋言歸復我諸兄（叶虛王反）〇比也（纂疏）疊山謝氏曰不可與明者言見識昏暗如無目之人不明者不可與明若並行也王晦叔曰不可與明言其不相知則緩急休戚不可相語也

〇黃鳥黃鳥無集于栩（況甫反）無啄我黍此邦之人不可與處言旋言歸復我諸父（扶雨反）〇比也（纂疏）輔氏曰栩柞也櫟也已見鴇羽王晦叔曰莫我肯穀則不相恤矣不可與明則不相知矣是以不可與處也

黃鳥三章章七句東萊呂氏曰宣王之末民有失所者意他國之可居也以其至彼則又不若故鄉焉故思而欲歸使民如此亦異於還定安集之時矣今按詩文未見其爲宣王之世下篇亦然

我行其野蔽（必制反）芾（方味反）其樗（敕雩反）昏姻之故言就

爾居爾不我畜復我邦家（叶古胡反○[賦]也樗惡木也壻之父婦之父相謂曰婚姻畜養也○民適異國依其婚姻而不見收卹故作此詩言我行於野中依惡木以自蔽於是思婚姻之故而就爾居而爾不我畜也則將復我之邦家矣）

[疏]（蔽芾見甘棠孔氏曰七月采荼薪樗く惟取薪惡木也李氏曰樗不才之木莊子吾有大樹人謂之樗大枝擁腫不中繩墨小枝卷曲不中規矩孔氏曰樗惡木尚可芘息今以婚姻之故言就爾居而爾不我畜則樗之不如比復我邦家與訣之辭）

○我行其野言采其蓫（敕六反）婚姻之故言就爾宿爾不我畜言歸思復（[賦]也蓫牛頹惡菜也今人謂之羊蹄菜）

[疏]（嚴氏曰蓫音蓄仲春時生似蘆菔莖長而赤煮爲茹滑美可以治疾王氏曰此言其蓫之不如也）

○我行其野言采其葍（音福叶筆力反）不思舊姻求爾新特成（論語作誠）不以富亦祇（音支）以異（叶逸織反○[賦]也葍惡菜也特匹也言爾之不思舊姻而求新匹也雖實不以彼之富而厭我之貧亦祇以其新而異於故耳此見詩人責人忠厚之意）

[疏]（陸氏曰葍一名[illegible]音富河內謂之[illegible]幽州謂燕葍一名蕢音饋其根正白可著熱灰中溫噉之飢荒之歲可蒸禦飢王氏曰此言其葍之不如也）

我行其野三章章六句王氏曰先王躬行仁義以道民厚矣猶以為未也又建官置師以孝友睦婣任卹六行教民為其有父母也故教以孝為其有兄弟也故教以友為其有同姓也故教以睦為其有異姓也故教以婣為鄰里鄉黨相保相愛也故教以任相糾相救也故教以卹以為徒教之或不率也故使官師以時書其德行而勸之以為徒勸之或不率也於是乎有不孝不睦不婣不弟不任不卹之刑焉方是時也安有如此詩所刺之民乎

秩秩斯干叶居焉反幽幽南山叶所旃反如竹苞叶補苟反矣如松茂叶莫口反矣兄及弟矣式相好呼報反叶許厚反矣無相猶叶余久反矣

賦也秩秩有序也斯此也干水涯也南山終南之山也苞叢生而固也猶謀也○此築室既成而燕飲以落之因歌其事言此室臨水而面山其下之固如竹之苞其上之密如松之茂又言居是室者兄弟相好而无相謀則頌禱之辭猶所謂聚國族於斯者也張子曰猶似也人情大抵施之不報則輟故恩不能終兄弟之間各盡己之所宜施者不學其不相報而廢恩也君臣父子朋友之間亦莫不用此道盡己而已愚按此於文義或未必然然之意則善矣或曰猶當作尤

問橫渠說斯干兄弟宜相好不要相學指何事而言曰不要相學不好處且如兄去友弟弟却不能恭其兄兄豈可學弟之不恭而遂不友為兄者但當盡其友可也如弟能恭其兄兄乃不友其弟為弟者豈可亦因兄之不友而遂忘其恭但當亦盡其恭而已如寇萊公撻倒用印事王文正公謂他底既不是則不可學他不是亦是此意然詩之本意猶字作相圖謀說富錄

嚴氏曰鎬京臨大水對終南故宜作室之地秩周秩然整齊之干岸面對幽幽然深遠之南山言地勢之壯也其盤基之厚如竹之叢生其結架之密如松之茂盛言宮室之美也於是頌禱之願其入居此室之後兄弟各相和好無有相圖若公儀氏門首述嫌言兄弟相好說者謂是頌禱之辭如禮弓張老所謂聚國族於斯者然彼則先言歌於斯哭於斯不如是之失其序也切意厲王被逐時宣王為太子尚幼匿召公家二相治國謂之共和十有四年厲王死而後立之當其王位未定兄弟輩間豈無嫌疑或王既即位而恩禮有不周至者然隙所從生亦於是焉新宮而族居焉備章句謂次而詳告之居然可見矣

似續妣（必履反）祖築室百堵西南其戶（明五反）爰居爰處爰笑爰語（賦也似嗣也妣先妣祖先祖也協卜韵亦或曰謂姜嫄后稷也西南之戶天子之宮其室非一在東者西其戶在北者南其戶猶言南東其畝也爰於也）

嚴氏曰百堵見此寬然兄弟本同氣而似續吾先

也於是居處於是於是語所以終上文相好無相猶之意居兄弟之室度其地在宮之左○約之閣閣椓陟角反之橐橐音託風雨攸除直慮反鳥鼠攸去君子攸芋香于反叶王遇反○賦也約束也閣閣上下相乘也椓擊也橐橐杵聲也除亦去也無風雨鳥鼠之害言其上下四旁皆牢密也芋尊大也君子之所居以為尊且大也嚴氏曰芋音吁濮氏曰恐芋乃宇字之誤上下四方曰宇嚴氏曰此章言築牆垣之固約之閣二句所謂縮版以載也濮氏曰此以下乃及王宮由外而內由垣牆而堂寢次第當然也君子指宣王此章言君子之所居也○如跂音企斯翼如矢斯棘如鳥斯革叶訖力反如翬音輝斯飛君子攸躋子西反○賦也跂竦立也翼敬也棘急也矢行緩則枉急則直也革變翬雉躋升也○言其大勢嚴正如人之竦立而其恭翼翼也其廉隅整飭如矢之急而直也其棟宇峻起如鳥之警而革也其簷阿華采而軒翔如翬之飛而矯其翼也蓋其堂之美如此而君子之所升以聽事也釋文曰跂跂跂音棖不著地嚴氏曰如語翼如也之翼人竦跂則聳臂翼然如鳥舒翼也鄭氏曰翬見雄雉篇素質五色備曰翬濮氏曰此君子行之所升也○殖殖市力反其庭有覺其楹噲噲音快其正叶音征噦

噦呼會反其冥君子攸寧賦也殖殖平正也庭宮寢之前庭也覺高大而直也楹柱也噲噲猶
快快也正向明之處也噦噦深廣之貌冥奧窔之間呂氏也言其室之美如此而君子之所休息以安身也曰正
謂正寢嚴氏曰窔音要烏叫反濮氏曰此君子之所止也○下莞音官上簟叶徒檢徒錦二反乃
安斯寢叶于檢于錦二反乃寢乃興乃占我夢叶弥登反吉夢維
何維熊維羆彼宜反叶彼何反維虺許鬼反維蛇市奢反叶于其土何二反
賦也莞蒲席也竹葦曰簟羆似熊而長頭高腳猛憨多力能拔樹虺蛇屬細頸大頭色如文綬大者長七八尺○祝其君安
其室居夢兆而有祥亦頌禱之詞也下章放此孔氏曰西方人呼蒲為莞釋文曰莞草叢在水中莖圓江南以為席
濮氏曰又云蟠以草也沘澤中即行藉是也下莞則鋪席其上則竹葦之韓所以覆席孔氏曰羆黃白文黃白色嚴氏曰熊音
蛐陸氏曰有黃羆有赤羆大於熊孫炎曰江淮以南曰蝮江淮以北曰虺長三寸頭如拇指有牙最毒濮氏曰頌禱設為之辭
非實有是夢也○大音泰人占之維熊維羆男子之祥維虺維蛇
女子之祥賦也大人大卜之屬占夢之官也熊羆陽物在山彊力壯毅男子之祥也虺蛇陰物穴處柔弱隱伏

女子之祥也○或曰夢之有占何也曰人之精神與天地陰陽
流通故晝之所爲夜之所夢其善惡吉凶各以類至是以先王
建官設屬使之觀天地之會辨陰陽之氣以日月星辰占六夢
之吉凶獻吉夢贈惡夢其於天人相與之際察之詳而敬之至
矣故曰王前巫而後史宗祝瞽侑皆
在左右王中心無爲也以守至正 ○乃生男子載寢之
牀載衣之裳於既反載弄之璋其泣喤喤華彭反叶胡光反朱芾
音弗斯皇室家君王賦也半圭曰璋喤大聲也芾天子純朱諸侯黃朱皇猶煌煌也君諸侯也○寢
之於牀尊之也衣之以裳服之盛也弄之以璋尚其德也言男
子之生於是室者皆將服朱芾煌煌然有室有家爲君爲王矣
嚴氏曰古者男女初生即表異之衣之下飾之裳臣道也
弄之璋玉以他日行禮之事也啼聲長而大爲福壽王氏
曰泣之大所以爲吉祥故羊食我之生
也惻其聲若豺知其滅羊舌氏也食音異 ○乃生女子載寢之
地載衣之裼他計反載弄之瓦叶魚位反無非無儀叶音義唯
酒食是議無父母詒以之反罹叶音麗○賦也裼褓也瓦紡
磚也儀善罹憂也○寢之於
地卑之也衣之以褓即其用而無加也弄之以瓦習其所有事
也有非非婦人也有善非婦人也蓋女子以順爲正無非足矣

有善則亦非其吉祥可願之事也唯酒食是議而無遺父母之
憂則可矣易曰无攸遂在中饋貞吉而孟子之母亦曰婦人之
禮精五飯冪酒漿養舅姑縫衣裳而已矣特李誶詩至載
故有閨門之脩而無境外之志此之謂也弄之瓦先儒云
瓦紡塼也瓦紡時所用之物舊見人畫烈女傳陳室乃手
執一物如今銀子樣若意其為紡塼也然未可必用幸
孔氏曰褓褓縛兒被也婦
人所用瓦雖紡塼而已

斯干九章四章章七句五章章五句舊說厲王既流

于彘宮室圮壞故宣王即位更作宮室既成而落之
今亦未有以見其必為是時之詩也或曰儀禮下管
新宮春秋傳宋元公賦新宮
恐即此詩然亦未有明證

誰謂爾無羊三百維羣誰謂爾無牛九十其犉而純反爾羊來思其角濈濈莊立反爾牛來思其耳濕濕始立反。

賦也黃牛黑脣曰犉羊以三百為羣其羣不可數也牛之犉者
九十非犉者尚多也聚其角而息濈濈然呞而動其耳濕濕然
王氏曰濈濈和也羊以善觸為患故言其和謂聚而不相觸也
濕濕潤澤也牛病則耳燥安則潤澤也。此詩言牧事有成而

牛羊衆多也【纂疏】陸氏曰古之視牛者以耳察祭義所謂大夫袒而毛牛尚耳○或降于阿或飲于池叶唐何反或寢或訛爾牧來思何河可反蓑素多反何笠或負其餱音侯三十維物叶微律反爾牲則具叶居律反○賦也訛動何揭也蓑笠所以備雨三十維物齊其色而別之凡爲色三十也○言牛羊无疾長而牧人持雨具齎飲食從其所適以順其性是以生養蕃息至於其色无所不備而於用无所不有也【纂疏】孔氏曰三十維物謂青赤黄白黑毛色別異者各三十也○一說濮氏曰一章總言牛羊之衆知其多如此也然牛羊性異牧事亦殊牧牛或自早至暮牧羊則推近晚一時牧牛頗勞牧羊甚逸言牛則幾其在野羊則觀其歸幾牛羊前後互見牧人亦前後互言二章專說牧牛實承上章言牛而未及羊也三章專說牧羊愚謂羊統言三百以爲群蓋以色純白但以羣計不辨毛色矣○牛以九十爲犉使以色論矣二章曰三十維物則區別愈纖濮氏之說恐或然也○爾牧來思以薪以蒸之承反以雌以雄叶于陵反爾羊來思矜矜兢兢不騫不崩麾之以肱畢來既升賦也麤曰薪細曰蒸雌雄禽獸也矜矜兢兢堅强也騫虧也崩群疾也肱臂也既盡也升入牢也○言牧人有餘力則出

取薪蒸搏禽獸其羊亦馴擾從人不假箠楚但以手麾之使來則畢來使升則既升也○愚按釋以雌以雄爲搏禽獸之說本鄭氏歐陽破鄭說但謂牛羊以時合其牝牡切意此章惟言羊耳牛則以色分羊特以雌雄分之歟

○牧人乃夢衆維魚矣旐音兆維旟音餘矣大人占之衆維魚矣實維豐年叶尼因反旐維旟矣室家溱溱側巾反○賦也占夢之說未詳溱溱衆也或曰衆謂人也旐郊野所建統人少旟州里所建統人多盖人不如魚之多旐所統不如旟所建之衆故夢人乃是魚則爲豐年旐乃是旟則爲人衆歐陽氏曰周官司常縣鄙建旐州里建旟王氏曰衆言魚之多也今農家以魚之多少占年之豐耗是以夢魚之多則爲年穀豐熟之祥旐旟田官所建旐統人少旟統人多旐而又有旟則聚若衆夢旐旟之建則爲室家衆多之祥李氏曰此章言占夢之事亦如斯干言占夢之事也嚴氏曰考牧之詩亦當有頌禱之語以終之宣王承饑饉喪亂之後所願者年豐民庶故設牧事設夢以頌禱之耳

無羊四章章八句

節音截下同彼南山維石巖巖赫赫師尹民具爾瞻叶側衡反

憂心如惔徒藍反不敢戲談國既卒子律反斬叶側銜反何用不監古銜反○興也節高峻貌巖巖積石貌赫赫顯盛貌師尹大師尹氏也大師三公尹氏蓋吉甫之後春秋書尹氏卒公羊子以爲譏世卿者即此也具俱瞻視惔燔卒終斬絶監視也○此詩家父所作刺王用尹氏以致亂言節彼南山則維石巖巖矣赫赫師尹則民具爾瞻矣而其所爲不善使人憂心如火燔灼又畏其威而不敢言也然則國既終斬絶矣汝何用而不察哉嚴氏曰首章言師尹失民望鎬京面對終南故以所見起興不敢戲談懼其以疑似而加誅戮之罪

○節彼南山有實其猗於宜反叶於何反赫赫師尹不平謂何天方薦徂殿反瘥才何反喪息浪反亂弘多民言無嘉叶居何反憯七感反莫懲嗟叶遭哥反○興也有實其猗未詳其義傳曰實滿猗長也箋云猗倚也言草木滿其旁倚之畎谷也或以爲草木之實猗猗然皆不甚通薦荐通重也瘥病弘大憯曾懲創也○節彼南山則有實其猗矣赫赫師尹而不平其心則謂之何哉蘇氏曰爲政者不平其心則下之榮瘁勞佚有大相絶者矣是以神怒而重之以喪乱人怨而謗讟其上然尹氏曾不懲創咨嗟求所以自改之也孔氏曰綠竹猗猗是草木長茂之貌此章言幽王之乱由

於師尹矣○不平而已

尹氏大（音泰）師，維周之氏（丁礼反，叶都黎反）。秉國之均，四方是維。天子是毗（婢尸反），俾民不迷。不弔昊天，不宜空我師（叶霜夷反）。○賦也。氏本。均平。維持。毗輔。弔愍。空窮。師衆也。○言尹氏大師維周之氏而秉國之均，則是宜有以維持四方，毗輔天子，而使我不迷，乃其職也。今乃不平其心，而既不見愍弔於昊天矣，則不宜久在其位，使天降禍亂，而我衆并及空窮也。

林武子談節南山詩，先生曰：自古小人，其初只是他自竊國柄，少間又自不柰何，又引得別人來一齊不好了。如尹氏太師，初只是他一箇不好，少間到那瑣瑣姻婭處，是我底箇箇不好了。義剛

時舉說詩至秉國之均，先生曰：均本當從金，如所謂泥之在鈞者，不知鈞是何物。時舉曰：恐只是為瓦器者，所謂車盤是也，蓋運得愈急，則其成器愈大。先生曰：秉國之均只是此義，今集傳訓平者，此物亦推平乃能運也。

東萊呂氏曰：空我師，如空其國空其地之類，蓋曰人之類將滅矣，甚言之也。嚴氏曰：三章言太師重任惟在均平，尹氏不平，不稱其任也。○

弗躬弗親，庶民弗信（叶斯人反）。弗問弗仕（鉏里反，下同），勿罔君子（叶奬里反）。式夷式已，無小人殆（叶養里反）。瑣瑣（素火反）姻亞，則無膴（音武）仕。

[illegible]也仕事也罔欺也君子指王也夷平也已止也殆危也瑣瑣小貌壻之父曰姻兩壻相謂曰婭膴厚也○言王委政於尹氏尹氏又委政於姻婭之小人而以其未嘗問未嘗事者欺其君也故戒之曰汝之弗躬弗親庶民已不信矣其所弗問弗事則不可以罔君子汝當平其心視所任之人有不當者則已之無以小人之故而至於危殆其國也瑣瑣姻婭而必以膴仕則小人進矣

【集說】王氏曰已廢退也孟子所謂士師不能治士則已之之已

東萊呂氏曰式夷式已無小人殆謂尹氏所與謀事者也瑣瑣姻婭則無膴仕謂尹氏以親暱而置之高位者也

○昊天不傭（敕龍反）降此鞠（九六反）訩（音凶）昊天不惠降此大戾君子如屆（音戒叶居例反）俾民心闋（苦穴反叶苦桂反）君子如夷惡（烏路反）怒是違（賦也傭均鞠窮訩亂）戾乖屆至闋息違遠也○言昊天不均而降此窮極之亂昊天不順而降此乖戾之變然所以靖之者亦在夫人而已君子無所苟而用其至則必躬必親而民之亂心息矣君子無所偏而平其心則式夷式已而民之惡怒遠矣傷王與尹氏之不能也夫為政不平以召禍亂者人也而詩人以為天實為之者蓋無所歸咎而歸之天也抑亦以見君臣隱諱之義焉有以見天人合一之理焉

【集說】嚴氏謂五章言惟用君子可以已亂也推師尹之禍而歸之於天曰降此鞠訩降此大戾後皆放此

謂天生小人以禍天下也所以救禍者惟在用君子而已君子若至則民心自息矣君子若平夷其心則民心之惡怒皆已懷矣所患君子不至耳至則所爲以平夷刺師尹不平也

○不弔昊天叶鐵因反亂靡有定叶唐丁反式月斯生叶桑經反俾民不寧憂心如酲音呈誰秉國成不自爲政叶諸盈反卒勞百姓叶桑經反○賦也酲病酒也成平卒然也○蘇氏曰天不之恤故亂未有所止而禍患與歲月增長君子憂之曰誰秉國成者乃不自爲政而以付之姻婭之小人其卒使民爲之受其勞弊以至此也嚴氏曰七八章憂亂也憂心如酲猶[illegible]言中心如醉○愚謂秉國成則上章秉國均同義所尹氏也

○駕彼四牡四牡項領我瞻四方蹙蹙子六反靡所騁敕郢反○賦也項大也蹙蹙縮小之貌○言駕四牡而四牡項領可以騁矣而視四方則皆昏亂蹙蹙然無可往之所亦將何所騁哉東萊呂氏曰本根病則枝葉皆病是以無可往之地也嚴氏曰七章思辟亂也家父知禍亂之將作思欲駕此四牡而去之其四牡大領非不肥壯然一視四方蹙蹙然縮小无可馳騁之地是以留而不去蓋世亂則一身无所容若見天地之狹如思人詩云出門即有礙誰謂天地寬也彼將爲一身言之此則爲天下國家而言之也

○方茂爾惡

相息亮反爾矛矣既夷既懌如相醻市由反矣盛也茂盛相說懌說也○

言方盛其惡以相加則視其矛戟如欲戰鬬及既夷平悅懌則相與歡然如賓主而相酬酢不以爲怪也蓋小人之性無常而習於鬬亂其喜怒之不可期如此是以君子無所適而可也嚴氏曰八章言小人情狀也

○昊天不平我王不寧不懲其心覆芳服反怨其正叶諸盈反○賦也尹氏之

不平若天使之故曰昊天不平若曰則我王亦不得寧矣然尹氏猶不自懲創其心乃反怨人之正己者則其爲惡何時而已哉

嚴氏曰九章十章推原亂本於王心也王信任小人由其心蔽惑今王不自懲創反怨正救之者言王不能從諫改過也○愚按此說與諸說異集傳證以此章義亦通故纂之

○家父音甫作誦叶疏容反以究王訩許容反式訛爾心以畜許六反萬邦叶卜工反○賦也家氏父字周大夫也究窮訛化畜養也○家父自言作爲此誦以窮究王政昏亂之所由冀其改心易慮以畜養萬邦也陳氏曰尹氏方威使人不得戲談而家父作詩乃復自表其出於己以身當尹氏之怒而不辭者蓋家父周之世臣義與國俱存亡故也東萊呂氏曰篇終矣故窮其亂本而歸之王心焉致亂者雖尹氏而用尹氏者則王心之蔽也李氏曰孟子曰人不足與適也政不足與間也惟大人

爲非於君心之非蓋用人之失政事之過雖皆君之非然不必先論也惟格君心之非則政事无不善矣用人皆得其當矣

【纂疏】孔氏曰家父盡忠竭誠不憚誅罰故載字爲寺人孟子亦此類也

節南山十章章八句四章章四句

此序以爲幽王之詩而春秋桓十五年有家父來聘於周爲桓王之世上距幽王之終已七十五年不知其人之同異大抵序之時世皆不足信今姑闕焉可也

【纂疏】東萊呂氏曰按左傳韓宣子來聘季武子賦節之卒章杜氏謂取式訛爾心以畜萬邦之義我亦則此詩在古止名節也釋文引以節南山至何草不黃四十四篇幽王之變小雅

正音政月繁霜我心憂傷民之訛言亦孔之將念我獨兮憂心京京叶居良反哀我小心癙音鼠憂以痒音羊○賦也正月夏之四月謂之正月者以純陽用事爲正陽之月也繁多訛僞將大也京京亦大也癙憂幽憂也痒病也○此詩亦大夫所作言霜降失節不以其時既使我心憂傷矣而造爲姦僞之言以惑羣聽者又方甚大然衆人莫以爲憂故我獨憂之以至於病也

【纂疏】東萊呂氏曰小人譸張爲幻以罔上惑衆者謂之訛言王晦叔曰訛言又甚大人欲重於天災也○愚謂將然之將句末已之意

○父母生我胡俾我瘉(音庾)不自我先不自我後(叶下五反)好言自口(叶孔五反下同)莠(餘久反)言自口憂心愈愈是以有侮

【賦】也瘉病自從莠醜也愈愈益甚之意疾痛故呼父母而傷己適丁是時也訛言之人虛僞反覆言之好醜皆不出於心而但出於口是以我之憂心益甚而反見侵侮也【纂疏】王氏曰莠惡也與謂之莠則莠惡可知○

憂心惸惸(其營反)念我無祿民之無辜并(以政反)其臣僕哀我人斯于何從祿瞻烏爰止于誰之屋

賦也惸惸憂意也无祿猶言不幸爾辜罪并俱也古者以罪人爲臣僕亡國所虜亦以爲臣僕箕子所謂商其淪喪我罔爲臣僕是也○言不幸而遭國之將亡與此无罪之民將俱被囚虜而同爲臣僕未知將復從何人而受祿如視烏之飛不知其將止於誰之屋也

【纂疏】疊山謝氏曰哀我人斯于何從祿忠臣不事二君義士不食周粟所可哀者一世之人不知當從何人以受祿耳

○瞻彼中林侯薪侯蒸(之丞反)民今方殆視天夢夢(莫工反叶莫登反)

既克有定靡人弗勝音升有皇上帝伊誰云憎興也中林林中也侯維殆危也夢二不明也皇大也上帝天之神也程子曰以其形体謂之天以其主宰謂之帝〇言瞻彼中林則維新維蒸分明可見也民今方危殆疾痛號訴於天而視天反夢二然若无意於分別善惡者然此特值其未定之時耳及其既定則未有不為天所勝者也夫天豈有所憎而禍之乎福善禍淫亦自然之理而已申包胥曰人眾則勝天天定亦能勝人疑出於此蘇氏曰中林之木莫不摧毀而維新蒸在焉其殘亡也甚矣幽王播其虐於天下大家世族散為皂隸亦猶是也

〇謂山蓋卑為岡為陵民之訛言寧莫之懲召彼故老訊音信之占夢叶莫登反具曰予聖誰知烏之雌雄叶胡陵反〇賦也山脊曰岡廣平曰陵懲止也故老舊臣也訊問也占夢官名掌占夢者也具俱也烏之雌雄相似而難辨者也〇謂山蓋卑而其實則岡陵之崇也今民之訛言如此矣而王猶安然莫之止也及其詢之故老訊之占夢則又皆自以為聖人亦誰能別其言之是非乎子思言於衛侯曰君之國事將日非矣公曰何故對曰有由然焉君出言自以為是而卿大夫莫敢矯其非卿大夫出言亦自以為是而士庶人莫敢矯其非君臣既自賢矣而羣下同聲賢之賢之則順而有福矯之則逆而有禍如

以賊害安於生詩曰具曰予聖誰知烏之雌雄抑亦似君之君臣乎【發疏】歐陽氏曰凡禽鳥雌雄多以首尾毛色不同別之烏之首尾毛色雌雄不異人所難別故引以為言孔氏曰王既任小人不能止訛言而變好鄙碎共信讖祥召彼伯舊但問占夢之事言其○愚謂山卑岡陵與民之訛言小謂山蓋卑矣而侮慢長老也○岡陵如此民若不足畏矣而訛言其興訛言如岡陵矣凡之意○

謂天蓋高不敢不局叶居亦反謂地蓋厚不敢不蹐井亦反維號音豪斯言有倫有脊哀今之人胡為虺吁鬼反蜴星歷反○【賦】也局曲也蹐累足也號長言之也脊理蜴螈也虺蜴皆毒螫之蟲也○言遭世之亂天雖高而不敢不局地雖厚而不敢不蹐其所號呼而為此言者又皆有倫理而可考也哀今之人胡為肆毒以害人而使之至此乎【發疏】疊山謝氏曰身在天地間如無所容則人之害人者為虺為蜴出道亦可哀矣嚴氏曰虺見斯干螈一名蜥蜴〻二名蝘蜓〻二名守宮在草澤中名蠑螈蜥蜴在壁者名蝘蜓守宮○

瞻彼阪音反田有菀音鬱其特天之扤五忽反我如不我克彼求我則如不我得執我仇仇亦不我力【興】也阪田崎嶇墝埆之處菀茂盛之貌特特生之苗也扤動也力謂用力○瞻

彼阪田猶有菀然之特而天之扤我如恐其不我克何哉亦無所歸咎之詞也夫始而求之以爲法則惟恐不我得也及其得之則又執我堅固如仇讎然終亦莫能用也求之甚艱而棄之甚易其無常如此

疏義 王氏曰瞻阪之中有菀然特盛之苗尚如昏亂之朝有特然特立之賢而群小思中傷之惟恐不以是所謂天之扤我如不我克也○愚謂扤我有齟齬頓挫之意

○心之憂矣如或結之今茲之正胡然厲力祭反矣燎力詔反之方揚寧或滅之赫赫宗周褒姒音似烕呼悅反之

賦也正政也厲暴惡也火田爲燎揚盛也宗周鎬京也褒姒幽王之嬖妾褒國女姒姓也烕亦滅也○言我心之憂如結者爲國政之暴惡故也燎之方盛之時則寧有能撲而滅之者乎然赫赫然之宗周而一褒姒足以滅之蓋傷之也時宗周未滅以褒姒淫妒讒諂而王惑之知其必滅周也或曰此東遷後詩也時宗周已滅矣其言褒姒滅之有監戒之意而無憂懼之情似亦道已然之事而非慮其將然之詞今亦未能必其然否也

疏義 孔氏曰結締結也李氏曰火之燎于原猶有能滅之乎今也赫赫然之宗周乃爲褒姒所滅誠可歎也歐陽氏曰上比章以述王信讒言亂政至此於言滅周上於褒姒若嗣王溺女色而莫或推其禍亂之本以歸罪也○愚謂燎之方揚與赫赫一宗周則比寧或滅之與褒姒滅之也

○終其

永懷又窘（求隕反）陰雨其車既載（才再反）乃棄爾輔（叶扶雨反）

載（如字）輸爾載（才再反）將（七羊反）伯助予（演女反）○賦也陰雨則泥濘而車易以陷也載車所載也輔如今人縛杖於輻以防輔車也輸墮也將請也伯或者之字也○蘇氏曰王為淫虐譬如行險而不知止君子永思其終知其必有大難故曰終其永懷又窘陰雨王又不虞難之將至而棄賢臣焉故曰乃棄爾輔君子求助於未危故難不至苟其載之既墮而後號伯以助予則無及矣毛氏曰窘困也東萊呂氏曰前章既言周之必亡矣此章不能已復諭此王曰此何等時乃棄賢者不以自助乎無至於傾覆而悔之也

○無棄爾輔員（音云）于爾輻（方六反叶筆力反）屢顧爾僕不輸爾載（叶節力反）終踰絕險曾是不意（叶乙力反）○比也員益也輔所以益輻也屢數顧視也僕將車者也○此承上章言若能無棄爾輔以益其輻而又數數顧視其僕則不墮爾所載而踰於絕險若初不以為意者蓋能謹其初則厥終無難也一說王僭不以是為意○愚謂此章尚欲救其危亡教之用賢而王不能聽也曰乎○終踰絕險若言向能如上文所戒尚可以踰越絕險之也而保其終也顧乃曾是不以為意乎

○魚在于沼（之紹反叶音灼）亦匪克樂（音洛）

潛雖伏矣，亦孔之炤音灼。憂心慘慘七感反，當作懆，七各反。念國之為虐。比也。沼，池也。炤，明，易見也。魚在于沼，其為生已蹙矣。雖潛深然小炤然而易見，言禍亂之及，无所逃也。嚴氏曰：魚相忘於江湖者也，今在池沼，非是所樂矣。喻君子立於朝亦非所樂也。魚之深潛，雖云藏伏，然炤然之水，凌亦甚炤然易見，無所逃於罔罟之害。喻君子雖自韜晦，將亦未必能避患也。王氏曰：罹而困之如此，故君子憂心慘慘，念國之為虐。○愚謂上章身不能救其危亡，故此章遂憂禍亂之及己而無所逃也。

○彼有旨酒，又有嘉殽戶交反，无韻未詳。洽比毗志反其鄰，昏姻孔云。念我獨兮，憂心慇慇。賦也。洽、比，皆合也。云，旋也。慇慇，然痛也。○言小人得志，有旨酒嘉殽，以合比其鄰里，怡懌其昏姻，而我獨憂心至於疢痛也。昔人有言：燕雀處堂，母子相安，自以為樂也，突決棟焚，而怡然不知禍之將及，其此之謂乎。嚴氏曰：昏姻孔云，謂其言云云然相親愛之也。

○佌佌佌音此彼有屋，蔌蔌音速方有穀。民今之無祿，天夭於遙反是椓陟角反，叶都木反。哿哥我反矣富人，哀此惸獨。賦也。佌佌，小貌。蔌蔌，窶陋貌。指王所用之小人也。穀，祿。夭，禍。椓，害。哿，可。獨，單也。○此佌佌然之小

人既已有室矣蔌蔌窶陋者又將有穀矣而民今獨无祿者是天禍椓喪之耳亦無所歸怨之詞也亂至於此富人猶或可勝惸獨甚矣此孟子所以言文王發政施仁必先鰥寡孤獨也○愚謂前章念我獨兮憂心慇慇若惟及其私矣卒章哿矣富人哀此惸獨其不忘天下之情如此

正月十三章八章章八句五章章六句

十月之交朔日辛卯（叶莫後反）日有食之亦孔之醜彼月而微此日而微今此下民亦孔之哀（叶於希反）○賦也十月以夏正言之建亥之月也交日月交會謂晦朔之間也曆法周天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左旋於地一晝一夜則其行一周而又過一度日月皆右行於天一晝一夜則日行一度月行十三度十九分度之七故日一歲而一周天月二十九日有奇而一周天又逐及於日而與之會一歲凡十二會方會則月光都盡而為晦已會則月光復蘇而為朔朔後晦前各十五日日月相對則月光正滿而為望晦朔而日月之合東西同度南北同道則月揜日而日為之食望而日月之對同度同道則月亢日而月為之食是皆有常度矣然王者修德行政用賢去姦能使陽盛足以勝陰陰衰不能侵陽則日月之行雖或當食而月常避日故其

遲速高下必有參差而不正相合不正相對者所以當食而不
食也若國無政不用善使臣子背君父妾婦乘其夫小人陵君
子夷狄侵中國則陰盛陽微當食必食雖曰行有常度而實爲
非常之變矣蘇氏曰日食天變之大者也然正陽之月古尤忌之
之夏之四月爲純陽故謂之正月十月純陰疑其無陽故謂之
陽月純陽而食陽弱之甚也純陰而食陰壯之甚也微虧也彼
月則宜有時而虧矣此日不宜疊山謝氏曰日者陽之宗
虧而今亦虧是亂亡之兆也而爲陰所食其惡甚矣非
日之變乃天之變國之災也臣子背君父妾婦乘其夫小人陵
君子夷狄侵中國人事所感則陰盛陽微而日爲之食矣幽王
之時臣欺君妾惑主小人陵君子犬戎侵中國陰道長陽道消
人事所感天象示之也日所以微也有感必有應國忘則民之
受禍烈矣今此下民亦可哀之甚也李氏曰唐志云十月之交
以曆推之在幽王之六年蘇氏曰交當朔則日食然亦有交而
不食者交而食陽微而陰乘之○愚按朱子集傳此章但本孔
交而不食陽盛而陰不能揜也疏謂天左旋日月右轉而謂
日行遲月行速蓋是以曆法退數算之也其實日月皆隨天左
旋天行健一日一夜周天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而又過
一度日之行健次於天一日一夜恰周得三百六十五度四分
度之一而無過數視天爲不及一度積三百六十五日九百四
十九分日之二百三十五而與天一會而成一年月行最遲一日
一夜常不及天十三度十九分度之七積二十九日九百四十

分日之四百九十九而與日會而成一月見之討安蔡氏書傳堯典以閏月定四時成歲章甚詳讀集傳者所當參看也○

日月告凶不用其行叶戶郎反四國無政不用其良彼月而食則維其常此日而食于何不臧賦也行道也○凡日月之食皆有常度矣而以為不用其行者月不避日失其道也然其所以然者則以四國無政不用善人故也如此則日月之食皆非常矣而以月食為其常日食為不臧者陰亢陽而不勝猶可言也陰勝陽而揜之不可言也故春秋日食必書而月食則無紀焉亦以此【纂疏】孔氏曰行道度也不用者謂相干犯左昭七年晉侯問尔於士文伯曰詩所謂彼日而食于何不臧者何也對曰不善政之謂也國無政不用善則自取讁于日月之災李氏曰春秋書日食三十六○

爗爗丁輒反震電不寧不令叶盧經反百川沸騰山冢崒徂恤反崩高岸為谷深谷為陵哀今之人胡憯七感反莫懲賦也爗爗電光貌震雷也寧安徐也令善也沸出騰乘也山頂曰冢崒崔嵬也高岸崩陷故為谷深谷填塞故為陵憯曾也○言非但日食而已十月而雷電山崩水溢亦災異之甚者是宜恐懼脩省改紀其政而幽王曾莫之懲也董子曰國家將有失道之敗而天乃先出災異以譴告之不

知自省又出怪異以警懼之尚不知變而傷疊山謝氏曰敗乃至此見天心仁愛人君而欲止其亂也哀今之人胡憯莫懲天變如此幽王之心曾不懲創詩人不指幽王而曰哀今之人譏而譏之也嚴氏曰十月震電天道乖矣川沸山崩陵谷遷變地道亂矣胡爲慘可痛而莫懲　愚謂雷霆乃天之號令創也。一說嚴氏曰憯錢氏訓爲痛。　十月震雷號令不時

○皇父音甫卿士番維司徒家伯爲宰仲允膳夫聚子側留反內史蹶俱衛反維趣七走反馬叶滿補反楀音禹維師氏豔餘贍反妻煽音扇方處賦也皇父家伯仲允皆字也番聚蹶楀皆氏也卿士六卿之外更爲都官以總六官之事也或曰卿士蓋卿之士周禮太宰之屬有上中下上公羊所謂宰士左氏所謂周公以蔡仲爲己卿士是也蓋以宰屬而兼總六官位卑而權重也司徒掌邦教冢宰掌邦治皆卿也膳夫上士掌王之飲食膳羞者也內史中大夫掌爵祿廢置殺生予奪之法者也趣馬中士掌王馬之政者也師氏亦中大夫掌司朝得失之事者也美色曰豔豔妻即褒姒也煽熾也方處方居其所未變徙也。言所以致變異者由小人戴氏用事於外而嬖妾蠱惑王心於內以爲之主故也司左傳鄭武公莊公爲平王卿士注卿士王之執政者王氏曰皇父爲卿士蓋首惡而皇父者其黨與也變異所生在於聚子用事而

亡子之見寵則以交結豔妻於内故也○抑此皇父豈曰不時胡爲我作不即我謀叶謨悲反徹我牆屋田卒汙萊汙音烏萊叶陵之反曰予不戕在良反禮則然矣叶於姬反○賦也抑發語辭時農隙之時也作動即就卒盡也汙停水也萊草穢也戕害也○言皇父不自以爲不時欲動我以徙而不與我謀乃遽徹我牆屋使我田不獲治卑者汙而高者萊又曰非我戕汝乃下供上役之常禮耳陳氏曰豈曰不時不問其非時升氏曰皇父以親寵封於畿內既封則築都邑令邑人居之役之不以時先毀牆屋而後令遷邑人廢其家業故述其情以告之范氏曰前章備舉朝之小人而皇父尸之其餘以類而已王氏曰故此章專言皇父專恣而害及于民也疊山謝氏曰皇父之不仁如人四體痿痺而不知痛癢徹民牆屋田卒汙萊民無以爲生矣皇父乃曰予不戕害汝也下供上役禮則當然其不仁甚矣○皇父孔聖作都于向式亮反下同擇三有事亶侯多藏才浪反不憖魚覲反遺一老俾守我王叶于放反擇有車馬以居徂向賦也孔甚也聖通明也都大邑也周禮畿內大都方百里小都方五十里皆天子公卿所封也向地名在東都畿內今孟州河陽縣是也三有事三卿也

貴信佞縱藏蓄也慭者心不欲而自强之詞有車馬者亦富民
也徂往也。言皇父自以為聖而作都則不求賢而但取富人
以為卿又不自强留一人以衛天子但有車馬者嚴氏曰
則悉與俱往不忠於上而但知貪利以自私也　幽王君
臣具曰予聖皇父亦以聖自居故詩人因其自聖而譏之謂皇
父甚聖也孔氏曰皇父封畿內當二卿今立三有事是增一卿
以比列國也疊山謝氏曰皇父棄舊人耆德而不用不能強勉
留一老以守我王其不忠甚矣平王東遷作文侯之命雖原召
亂之由亦曰罔有耆壽俊在厥服西周之亡實兆於此使皇父
秉政之時能留一老以守我王如周召之師保如仲山甫之保
王躬則幽王有馮有翼未至於身
爲國士也皇父之罪莫大於此　○黽民允反勉從事不敢
告勞無罪無辜讒口囂囂五刀反下民之孽魚列反匪降
自天叶鐵因反噂子損反沓徒合反背蒲昧反憎職競由人賦也囂囂衆多
皃孽災害也噂聚也沓重複也職主競力也。言黽勉從役皇父
之役未嘗敢告勞也猶且無罪而遭讒然下民之孽非天之所
為也噂〻沓〻多言以相說而背則陳氏曰噂聚談也沓
相憎專力為此者皆出讒口之人耳很狎也小人相見之
狀如此背則憎疾也用如此小人在位所以與尊未
可鄙於天也蘇氏曰專力為此者人也而豈天哉　○悠悠

我里亦孔之痗（莫背反 叶呼洧反）四方有羡（徐面反）我獨居憂

民莫不逸我獨不敢休天命不徹（叶直質反）我不敢傚我

友自逸

賦也悠悠憂也里居痗病羡餘逸樂徹均也當是之時天下病矣而獨憂我里之甚病且以為四方皆有餘而我獨憂眾人皆得逸豫而我獨勞者以皇父病之而被禍尤甚故也然此乃天命之不均吾豈敢不安於所遇而必傚我友之自逸哉

嚴氏曰悠悠遠也里鄉里周禮五黨為州州中不入字句王氏曰我不敢傚我友自逸時益有咨身而去者已獨不去故有是言此詩前三章言災異之變四章言任從由於小人而皇父小人之魁也故五六七章專言皇父之罪卒章言小人在位天降之災則天變生於人妖也八章言己之憂勞而一一斷之義終矣嚴氏曰天命不徹我不敢傚我友自逸君子不以一身之憂勤為賢亦不以眾人之逸樂為非凡人所有窮通我之憂勤乃天之所付者如是命不通不可强其窮我安之而已我不敢傚我友之自逸此其辭甚婉其志堅而不可變矣

十月之交八章章八句

浩浩昊天不駿其德降喪（息喪反）饑饉（其靳反）斬伐四國

叶于逼反昊烈巾反天疾威弗慮弗圖舍音赦彼有罪既伏其辜若此無罪淪胥以鋪晉烏反○賦也浩浩廣大也昊亦廣大之意駿大德惠也穀不熟曰饑蔬不熟曰饉疾威猶暴虐也慮圖皆謀也舍置淪陷胥相鋪徧也○此時饑饉之後羣臣離散其不去者作詩以責去者故推本而言昊天不大其惠降此饑饉而殺伐四國之人如何昊天曾不思慮圖謀而遽為此乎彼有罪而饑死則是既伏其辜矣舍之可也此無罪者亦相與而陷於死亡則如之何哉○一說李氏曰昊天之威加此刑列幽王之誅有罪既服其辜者今則捨之而不問無罪者乃淪胥以溺而偏及焉豈畏天者所當為哉嚴氏曰首章言刑罰不中也○周宗既滅靡所止戾正大夫離居莫知我勩夷世反三事大夫莫肯夙夜叶弋灼反邦君諸侯莫肯朝夕叶祥龠反庶曰式臧覆叶芳服反出為惡賦也宗族姓也戾定也正長也周官八職一曰正謂六官之長皆上大夫也離居蓋以饑饉散去而因以避讒譖之禍也我不去者自我也勩勞也三事三公也大夫六卿及中下大夫也臧善覆反也○言將有易姓之禍其兆已見而天變人離又如此庶幾曰王改而為善乃覆出為惡而不悛也或曰疑此亦東遷後詩也

疏 李氏曰周宗姬姓之宗族皆被滅絕所底定君臣解散又加以夫幽王上為天所怒下為民所怨內則宗族破滅外則諸侯諸侯攜貳孤立而不懼此所謂安其危而利其菑樂其所以亡者也不然則何亡國敗家之有歟李氏曰此章言人心離散也○

如何昊天叶鐵因反下同辟言不信叶斯人反如彼行邁則靡所臻凡百君子各敬爾身胡不相畏不畏于天賦也如何昊天呼天而訴之也辟法臻至也凡百君子指羣臣也○言如何乎昊天也法度之言而不聽信則如彼行往而無所底至也然凡百君子豈可以王之為惡而不敬其身哉不敬爾身不相畏也不相畏不畏天也疏 顧氏曰三章言已出之言不用也

○戎成不退叶吐類反下同飢成不遂曾在登反我暬思列反御憯憯千感反日瘁徂醉反凡百君子莫肯用訊叶息悴反聽言則答譖言則退賦也戎兵遂進也易曰不能退不能遂是也暬御近侍也國語曰居寢有暬御之箴蓋如漢侍中之官也憯憯憂貌瘁病訊告也○言兵寇已成而王之為惡不退飢饉已成而王之遷善不遂使我暬御之臣憂之而慘慘日瘁也凡百君子莫肯以是告王者雖王有問而欲聽其言則亦答之而已不敢盡言也一有譖言及己則皆退而離居

莫肯夙夜朝夕於王矣其意若曰王雖不善而君臣之義豈可以若是懟乎嚴氏曰四章言羣臣無忠心也。一說嚴氏曰兵戎之禍已成而其勢不退外患之熾也飢困之災已成而其生不遂內憂之迫也○哀哉不能言匪舌是出尺遂反維躬是瘁哿矣能言巧言如流俾躬處休賦也出出之也瘁病哿可也○言之拙者當世之所謂不能言者也故非但出諸口而適以瘁其躬佞人之言當世所謂能言者也故巧好其言如水之流无所凝滯而使其身處於安樂之地蓋亂世昏主惡忠直而好諛佞類如此詩人所以深歎之也。愚謂五章言忠佞不分禍福反易也○維曰于仕鉏里反孔棘且殆叶養里反云不可使得罪于天子叶奬里反亦云可使怨及朋友叶羽已反○賦也于往棘急殆危也○蘇氏曰人皆以仕為急而不知仕之急為危也當是之時直道者王之所謂不可使而枉道者王之所謂可使也直道者得罪于君而枉道者見怨于友此仕之所以難也嚴氏曰六章言亂世進退皆有咎也從道則違時從時則違道寧得罪於天子不可得罪於公議也○謂爾遷于王都曰予未有室家叶古胡反鼠思息嗣反泣血叶虛屈反無言不疾昔

爾出居誰從作爾室 ○癙也。爾，謂離居者。鼠思，猶言癙憂也。當是時言之難能而仕之多患如此，故羣臣有去者有居者。居者不忍王之无臣、已之无徒，則告去者使復還于王都。去者託於无家以拒之，至於憂思泣血，有无言而不痛疾者，蓋其懼禍之深至於如此。然所謂无家者，則非其情也。故詩人之曰：昔爾之去也，誰為爾作室者，而今以是辭我哉。

嚴緝 嚴氏曰：七章責引去者也。

雨無正七章二章章十句二章章八句三章章六句

歐陽公曰：古之人於詩多不命題，而篇名往往無義例，其或有命名者，則必述詩之意，如巷伯、常武之類是也。今雨無正之名，據序所言，與詩絕異，當缺其所疑。元城劉氏曰：嘗讀韓詩，有雨无極篇，序云：雨无極，正大夫刺幽王也。至其詩之文，則比毛詩篇首多「雨无其極，傷我稼穡」八字。愚按：劉說似有理，然第一二章本皆十句，今遽增之，則長短不齊，非詩之例。又此詩實正大夫離居之後暬御之臣所作，其曰正大夫刺幽王者，亦非是。且其為幽王詩，亦未有所考也。

祈父之什六十四章四百二十六句

詩卷第十一